

陕军名家

韩起小说

男
裸

三秦出版社

陕军名家韩起小说

小 序

我这样介绍这本书：

一个主人和一个保姆的恋情，再现文明与荒蛮在感情上的投影，既情深似海，又血泪斑斑。倘然您阅读之后，辗转反侧，寤寐思服的时候，我希望您能开悟，您的心灵和另一个心灵展开风起云涌的交流和对话。

一个公公和一个儿媳的野合，荒蛮中有真意，有美媚，有罪恶。道德与非道德，猛烈撞击。火花如电光，照耀山河大地。唉，是与非，人与兽，鉴定它的公证人在何方呢？

城市中心的男裸，引起巨大的动荡。爱与恨，生与死，可笑与可悲，伟大与渺小，幸运与苦难，溶化出一个可歌可泣，惊天地，骇鬼神的大故事。古往今来，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大悲剧，每一次大动荡，都会在这里开掘出它的本源。

写书的人，自然希望人们读它。所以我希望老年朋友，中年朋友，青年朋友，能够调动自己的人生体验，调

动自己独有的情感，只对自己负责地去品评书中的人物和情节。

并不想写序。因为有书在，读者自会去看。但时下写序成为时髦。出版者说写了好，我便随顺。大凡潮流，顺者昌吧。

是为序。

1995年5月30日韩起于西安

目 录

色界	(1)
野情	(95)
秀女峰	(175)
男裸	(280)

色 界

朝吾将济於白水兮、登阆风而縻马，
忽反顾以流涕兮、哀高丘之无女。
溘吾游此春宫兮、折琼枝以继佩，
及荣华之未落兮、相下女之可诒。

屈原·《离骚》

梨花儿，我这篇文章是献给你的。

第一章

一

溶溶的月色，轻盈的春风，将繁繁的梨花吻抚了，逗出一派芳馨。山坞的梨花月，是你少女的梦……你少女的梦，是青山绿水的精英；然而终于失落了，只有我，年年春夕，在这梨花月下，苦苦地寻踪。……

初次邂逅，你还是一朵花儿似的年龄。那当儿，妻病重，父病重，都住在医院；女儿又小，无人照料；逼到急处，便想佣人帮忙。消息传出，你来了。

“我听说，你要人帮忙。”你手中拈一枝野花儿，黄亮亮的，举在唇边嗅着，“你晓得这叫什么花儿？真香，比七里香都香呢。”

你这样突然找上门来，事前也不通个信息，倒使我窘迫了。我凝定你，默着，心里空空荡荡的……

“我不要工资。”你仍俯首花上，很响地吸了两口气。

“？”

“我在这儿教小学。”你垂着眼帘，好像对花儿说话。

我站起来，越发纳罕了。

“我来帮忙，还可以教娃儿识字呢。”

早晨的太阳，已经铺满山坞了。一道乳黄色的光，轻轻柔柔的，空空灵灵的，浴了你的半身。这光，是对面楼上的玻璃反射来的；于是你的脸，仿佛透明的琥珀了。而茸茸的汗毛，又晕上动人的柔润，使我一下联想起黄豆的叶芽——乍钻出叶柄，娇嫩，鲜灵，绒绒的，盈然着一股创造的生机，别提多么逗人喜爱了。于是一种轻快的旋律，山泉般似的，流荡在我的心灵了……

你是一首小诗。

你是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。

“怎么，你不需要我帮忙吗？”

你突然抬起头，笑了。修长的眼里，瞳仁又黑又亮，显得又大。尤其下眼皮，一笑，便凸起韭叶儿似的一段儿。于是，一片朦胧的情韵，仿佛浮载了一个甜美的梦，仿佛酿制着一个魅人的幻想，瀑布似的泼过来。

我邀你进屋，你也不客气。轻盈地闪进来，将两条长及衣襟的乌黑辫子，拉到前面，遂坐进沙发，半俯了头，只将辫子在手上缠，缠……非常闲适，又非常专注，似乎那辫梢儿上，会缠绕出什么美妙的奇迹。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你猜？”挑起眼角儿，微歪了头，下眼皮又绽起韭叶儿似的凸起。

“姓但？”因这里姓但的多极。

“不——对。”

“曹？”

“不——对。”

“那……姓王？”

“你肯定猜不到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对你说吧，姓那。我叫那梨花儿。”

“什么那？”

“我这个姓儿，《百家姓》里都没有。那是的那。”她返身，在墙上划，“就这个那。”

“请喝茶！”

“你不信有这个姓儿吧？”

“第一次听说。”

“我上学时候，同学叫我那朵花儿。”

“你家……”

“农民。”

“在对面儿住？”

“桃花寨的。还得往山里走。”

“你今年十……七？”

“十九。帮你忙，又不要工钱，又不吃你的饭，还不同意吗？”

“那……你做什么工作？”

你扑的笑了。绵密的皓齿，闪了一闪，轻咬了下唇的左边。

“我进门儿就对你说了。”你松开辫梢儿。“我现在放假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帮助种田？”

“我不想回去。”

你轻蹙了眉心儿。

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？

“你不相信？”

“……”惶然。

“我也有条件呀。”

“？”

“看你的书。”

“噢？”

仅仅为了看书，需要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吗？

“还叫你当老师，教我。”

“我什么也不会。”

“写诗。”

“我也是胡写哩。”

“还有画画儿。”

“谁说我会画？”

“你们厂门口板报的报头，不都是你画的吗？”

“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自己打听的。”

就这样，你撞进了我的生活。每天清晨，离上班半个小时，你的声音便在门口响起来：

“玲玲！”

然后轻盈地闪进屋，携来清新的山野气息。将一束野花儿，换掉陶瓷酒瓶里昨日的野花。俯下头，用力嗅一嗅，浅浅一笑，尤为旖旎动人。接着，便是忙。你将长辫盘向头顶，卡子卡了，挽袖，便一朵儿云似的，在屋里飘来飘去，拭桌、叠被、扫地、摆放家什……当我要踏出家门，屋里已像宾馆似的整洁了。于是心中摇荡过一缕热流，激动出半眶热泪，下楼，投进上班的人流，心中，仍摇荡着你的倩影儿。中午了，热饭，热菜，又早备好了。

“你跟玲玲吃饭，我给大姐和爷爷送饭。”

“你吃了再去吧！”

“我不是说过，我不在这儿吃饭吗？”

“你在哪儿吃？”

“学校。”

“有食堂？”

“那你就别管了。你吃过饭，把身上的衣服换了吧。下午我洗。”你去了。于是望着你的背影儿，一缕热流，又摇荡过心头。……虽然夏天，在山区，也不过就中午热那么两个小时。太阳一

落山，淡淡山岚，轻轻凉风，便都随着暮色降落了。如果到水库大坝乘凉，还会感到凉意难忍呢。吃了晚饭，消化过食儿，正是学习的好时间。你很聪颖，背诵得那样多的古典诗词，又记得那样多的山歌儿。我介绍你读艾育的《诗论》，读伊萨柯夫《论诗的秘密》，读《放歌集》，读《浮士德》……所有的书，你都读得快，理解力又好。你读了郭小川的《谈诗》，马上便总结出九条，概括全书的精髓。但你对绘画，理解力却差。对于透视，你总是有些迷惘。我于是介绍你读黄觉寺的《素描述要》。你读了半日，便还我，说学画儿太难了。然后，翻到书尾，给我看吉普林斯基、伊凡诺夫、布留诺夫·卡尔、安格尔、徐悲鸿的素描裸体，晕红着脸儿，下眼皮微微一隆，娇羞地笑了，讪讪地问：

“画这……哪么个……你说？”

“这是裸体画儿。”

“啥个意思？”

“作品。”

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我又寻了几本书，罗丹、安格尔、徐悲鸿、高更等，用这些伟大画家的作品，向你解释这个问题。末了，你似乎听懂了，便自己坐一边，静静地翻这些画册了。你指着安格尔的《泉》，沉沉吟吟地，问我：

“你也会画这吗？”

我笑了：

“我要画得这样好，我就不会呆在这个山沟儿了。”

“你说，真个有这样好看的人哟？”

“当然有。他也是照着真人画的。”

“啊呀，她们咋个脱衣裳呀！”

“画家给她们钱。”

“给钱？”

你茫然。

夜色深沉了，你才归去。有两次，还顶着零落的暮雨。我呢，便动身到医院去。妻子总是谈你。她夸你的美貌，赞你的聪慧，说你唱的山歌，比广播里的歌唱家唱得都动人呢。

二

妻子的病愈重了。心脏出现了房颤。我日夜守候在病房，家，全交给了你。一日三餐，都是你做。夜里，你又来替我回去休息。终于有一天，妻凝视了我，款款一笑，脱口叹道：

“你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”

“别胡说了。”我说。妻生性诙谐，对她的许多话，我都是不在意的。

“真的。”妻的眼里，跳跃着火光。

“人家才19岁，别胡说。”

“宁叫男大十，不叫女大一。那有什么？”

“你越说越远了。”

“咱俩离婚，你和梨花儿结婚，多好！”

我一怔，理解了这个玩笑深处蕴含的凄惨意绪。心里也悲了一会儿，终于不点破，苦笑了笑，顺水推舟说：

“那你跟谁去？”

说了，心又一悸，悔浪骤起。我怕她的回答点破了那一点。然而，她没有。

“我给你俩当大姐。”她说。

“你比我小四岁。”

“梨花儿是我妹妹，昨天才认的。你跟我妹妹结婚，我还不是你姐？”

“你真坏！”

我俯下头，将嘴贴在妻的嘴上。心里的泪，点点滴滴……

“啊呀，你要闷死我了。”

“你还胡说不？”

“人家梨花儿家那里，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的，有的是。招夫养夫，是让人称赞的。自己男人有病了，瘫痪了，丧失了劳动力，不招人咋办？你也可以招妻养妻嘛。我有病，不能做家务，又不能跟你过夫妻生活，招一个有什么不好？再说，人家梨花儿也同意。……”

“怎么，你跟梨花儿说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胡闹！简直胡闹！！你……”

“假正经！”

“你叫我……怎么再见她？”

“今天早晨你不还见了？”

“你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。”

“神经病！你害怕什么？一点儿不像个男人。树叶儿掉下来也怕砸着头。”

这次谈话的内容，我自当做了玩笑。你却认了真，泼出一片痴情。白日，夜晚，便都在家，帮我操劳。夜晚，我住医院，你便在家；我住家，你便住医院。暇了，便谈诗，谈画儿。偶尔，一句话说得投机了，你娟媚的脸上，便酿出一抹娇羞；眼里，便涨起那样深沉的柔情。你叫姐叫得那样甜，叫哥却叫得那样怯，总是顺下眼睫，浅浅一笑，引出柔柔的一声：

“哥！……”

我不喜欢你大笑。每当大笑时，你鼻梁的上半部分，便皱起许多皱折，一下破坏了你那入骨的娟媚。

父亲的病有了转机，妻子的病也有了转机。医院里，不须人守候了。你，每天回家住宿。当一场暴雨将你留住，我为难了。这里的暴雨，其势猛极，几分钟便听得四周水声潺潺。倘是白日，站

在楼上，可以望见山上奔泻的水流。这时，进山的道路自然断绝。

我决定到厂招待所去，化钱住一个晚上。……

“莫去了。”你挡在门口，抿紧了嘴唇，肃然地半俯了头。“你借我伞，我回哩！”

“这怎么回？”

“我回哩！”

“为什么一定要回？出了事怎么办？”

“那……”你倏地抬头，眉心微蹙。泉似的眼里，水光莹莹。

“你为啥个非要走？”

“不方便嘛！”

“哪么不方便？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做亏心事，莫怕鬼拍门。”两行清泪，刷的划上脸颊。

我惊异了，半天，才歉意地说：

“好，好……”

就这样，你住下了。而后习以为常，你便忙得时间更长，学习的时间更长。有一天，你朗朗地笑着，告诉我，你妈妈要你嫁人呢。你还说，你妈说，谁肯出 500 元现金，就把你嫁给谁。

唉，你呀，你为什么说这话呢？

我思忖，终于明白了你的意思。

我默着。

虽然妻曾那样说，但我仍认定，那不过是戏言。我爱妻子，她也爱我。我们之间，结发以来，几乎从未曾发生过口角。离婚二字，在我灵魂里，不啻两颗炸弹。……

“哥，你说哪么办？”

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。

“哥！”你叫得甜，叫得柔，并且一下晕红了脸儿；绵密的牙齿，轻咬了下唇的左边，酿满脸的天真。“你有 500 块钱吗？”

“干什么?”

“我姐给你说过的。”

“她胡说!”我的脸热了。

“哪么胡说?姐姐亲口对我说过的。”

“你别听他说。她是跟你开玩笑。”

“玩笑?”你一惊,站起来,骇然的怔住。定定地凝注我。“开玩笑?”

泪,突然喷薄出来,返身跑回里屋。

你就那样站在床前,直戳戳地问:

“姐姐,你说的话,可是开玩笑?”

“什么话?”

“给哥当媳妇子。”唉!这话只有你这个山姑娘说得出口。

“出什么事了?”

你又说了一遍母亲叫你出嫁的话。

妻子也沉默了。

我估计,她也未曾料到,一个山姑,竟然对这种荒唐笑话会认真如此吧!过去,我们之间只是当闲话,议一议周围山民的奇事:兄弟两个合娶一个老婆呀;一个女人招夫养夫呀,山里人公媳、父女、长幼之间乱伦呀……但现在,这种事却活生生逼到她面前来。过去她说时,半是有心,半是无心。或许,只是病中一种特殊的心态使然,一种隐隐的含意凄切的意愿。现在,她一定懊悔莫及了。

我尴尬着,坐不稳凳子,静静地聆听。

小玲玲睡得正香,咬牙的声音显得响亮。

“你骗我……”你一下哭出声了。

“好妹妹,快别哭!我过去说的,是当真的,是实话!”

大概妻子将你拥在怀里了,你的哽咽变得沉微,低闷。

“别哭,梨花儿。咱们在一起过。人家弟兄俩娶一个媳妇,咱

们姐妹俩娶你哥一个男人还不好？”

唉，什么时候了，她还开这样的玩笑。

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。”

“实话？”

“实话。”

“我哥说不是真的。”

“他说的不算数儿。咱家我是户主儿，你哥是咱户副儿。将来你当了户主儿，你哥还是户副儿。”

“姐！”

接下去，是切切地絮语，是切切的笑声。

过了五六分钟，你从里屋出来了。泪眼笑着，泪珠儿闪着银色的光。你定定的望着我，痴痴地浅笑。

我简直愧得无地自容。

“你读过戴望舒的诗吗？”我不知自己说的什么。

“没。”

“我给你念一首……他的诗很有特色。”

“我念。”你抢过书，“哪首？”

“《雨巷》。”

你没有念，自己看了一遍，默了一阵儿，又翻到诗的开头儿。

“好吗？”

“不懂写得啥个意思。”

我于是讲这首诗的特色。你呢，却意绪阑珊，挺了腮，冷冷地瞑目，轻咬了左下唇，默着。

“这首诗你觉得不动人吗？”

“动人哩。”

“那……你如果瞌睡了，就睡吧。”

你懒懒地站起来，扑的一笑，说：

“我想洗头哩。”

你洗头，我伏案读书。读《浮生六记》，一下便沉进去，与著者同乐同悲去了。从窗口儿，灌进薄凉的气息，也灌进遥遥的松声，窸窣的竹声。我读至《坎坷记愁》，不禁黯然神伤，泪水铺了半脸。……

“哥！帮我倒倒水。”

我老大不快，怨你的打扰；挥去热泪，转过身来，我悚然一震，惊得呆了。你竟赤裸了上身；左手伸向脑后，握着长发；两个乳房，丰满极了，毫无下垂之态；乳头呈淡褐色，周围却无乳晕。修颈。细腰。……

“哥，你画画我！”你声音压得很低。

“……”愕然。

“你光说《泉》里那个女人好，曲线美，”你回头看看里间屋的门，话说得愈神秘了。“那你说，我的线曲得好不好？”

你的目光是澄澈的，神态是明朗的。眼下面那两叶魅人的凸起，柔柔地托着两颗荧然的晨星。此情，此态，简直像小孩子炫耀过年的新衣。

一切都过份地美妙了。

你是仙女。……

你是洛神。……

我木然了。激动得心迷，意乱，直觉得你身体发出一片光芒，炫得我睁不开眼。血液沸腾了似的，直攻向头顶。

我仿佛在大海中颠簸，在浪涛中漂荡。……

“哥，你说呀，好不好？”

你雪白的身体，倏然化为一条僵尸，赫然陈在眼前。赤裸裸的僵尸，衣服是被剪开的。崭新的毛衣，崭新的裤子。剪子闪着白光，咔咔的响去。剪子声，剪子声……捉剪刀的手，戴着橡皮手套。那是医院手术室里用的手套。在手术室里，手套上要沾满

鲜血。但是拿剪刀却什么也沾不上。他还是戴着手套。衣服剪开了，他说：搬开！尸体翻过来，又翻过去。她的身段儿那般美，虽然没了生命，那肤色却尤白，尤细，若玉、若云。我们都看呆了，看呆了，大家都失态了。我真想哭一场。我真想躺到她身边，同她一起走向另一个世界。……

“哥，你说呀！你哪么不说话？”

“啊！”

一道冷气，悚然从头顶贯下。那颗飘飘摇摇的心，终于沉沉地归到灵府了。

“你快穿起衣服。”我说，“小心人来了，不好。”

“谁来？”

“快穿衣服！”

“你说，谁个好？”

“你好，你好……快穿衣服吧！”

你甜甜地笑了，轻侧了头，又轻轻咬起左下唇，直勾勾地望我。

“你……唉，太调皮！”我说。

你忽儿地扑过来，俯在我耳边，幽幽地说：

“我们山里，夜里睡觉，没得人穿衣。不像你们工人家，睡觉还穿衣裳。”

我感到你的乳房在我下巴颤动。

“哥！你哪么？我当你媳妇子你也害羞吗？你在姐跟前哪么不害羞？”

“你快去洗头吧，啊？”

“我晓得，你嫌我们山里人脏，不洗澡，不洗头，没得有文化的人……唉！”

你修睫包围的那两颗晨星，突然熄灭了。你慢慢回身披起衣服。……